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十一則 黃菜葉

話說西京河南府，離城五里有一師家，弟兄兩個，家道殷富。長的名官受，二的名馬都，皆有志氣。二郎現在揚州府當織造匠。師官受娶得妻劉都賽，是個美麗佳人，生下一個兒子，取名金保，年已五歲。其年正月上元佳節，西京大放花燈。劉娘子稟過婆婆，梳妝齊備，打扮得十分俊俏，與梅香、張院公入城看燈。行到龜山寺，不覺眾人喧擠，梅香、院子各自分散。娘子正看燈時，回頭不見了伙伴，心中慌張。忽然颳起一陣狂風，將逍遙寶燈吹落，看燈的人都四下散走，只有劉娘子不識路徑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聽得一聲喝道，數十軍人隨著一個貴侯來到，燈籠無數。卻是皇親趙王，在馬上看見娘子美貌，心中暗喜，便問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，半夜到此為何？」娘子詐道：「妾是東京人氏，隨丈夫到此看燈，適因吹折逍遙寶架燈，丈夫不知哪裡去了，妾身在此等候。」趙王道：「如今更深，可隨我入府中，明日卻來尋訪。」娘子無奈，只得隨趙王入府中來。趙王遂著使女將娘子引到睡房，趙王隨後進去，笑對娘子道：「我是金枝玉葉，你肯為我妃子，享不盡富貴。」那娘子嚇得低頭無語，尋死無路，怎當得那趙王強橫之勢，只得順從，宿卻一宵。趙王次日設宴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張院公與梅香回去見師婆婆說知，娘子看燈失散，不知去向。婆婆與師郎煩惱無及，即著家人入城尋訪。有人傳說在趙王府裡，亦不知虛實。

不覺將近一月。劉娘子雖在王府享富貴，朝夕思想婆婆、丈夫、兒子。忽有老鼠將劉娘子房中穿的那一套織成萬象衣服咬得粉碎，娘子看見，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適趙王看見，遂問道：「娘子因什煩惱？」娘子說知其故。趙王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召取西京織匠人來府中織造一件新的便了。」次日，趙王遂出告示。不想師家祖上會織此錦，師郎正要探聽妻子消息，聽了此語，即便辭了母親來見趙王。趙王道：「你既會織，就在府中依樣織造。」師郎承命而去。眾婢女傳與娘子，王爺著五個匠人在東廊下織錦。娘子自忖：西京只有師家會織，叔叔二郎現在揚州未回，此間莫非是我丈夫？即抽身來看。那師郎認得妻子，二人相抱而哭。旁邊織匠人各各驚駭，不知其故。

不道趙王酒醒，忽不見了劉都賽，因問侍女。知在看匠人織造，趙王忙來廊下看時，見劉娘子與師郎相抱不捨。趙王大怒，即令刀爺手押過五個匠人，前去法場處斬。可憐師郎與四個匠人無罪，一時死於非命。那趙王恐有後累，命五百劊子手將師家門首圍了，將師家大小男女盡行殺戮，家財搬回府中，放起一把火來，將房屋燒個乾淨。當下只有張院公帶得小主人師金保出街坊買糕，回來見殺死死屍無數，血流滿地，房屋火燒尚未滅。張院公驚問鄰居之人，乃知被趙王所害。張院公沒奈何，抱著五歲主人，連夜逃走揚州報與二官人去了。

趙王回府思忖：我殺了師家滿門，尚有師馬都在揚州當匠，倘知此事，必去告御狀。心生一計，修書一封，差牌軍往東京見監官孫文儀，說要除師二郎一事。孫文儀要奉承趙王，即差牌軍往揚州尋捉師馬都。

是夜師馬都夢見家人身上帶血，驚疑起來，請先生卜卦，占道：大凶，主合家有難。師馬都憂慮，即僱一匹快馬，逕離揚州回西京來。行至馬陵莊，恰遇著張院公抱著小主人，見了師馬都大哭，說其來因。師二郎聽罷，跌倒在地，移時方蘇，即同院公來開封府告狀。正遇著孫文儀喝道而過，牌軍認得是師馬都，稟知文儀，文儀即著人拿入府中，責以擅衝馬頭之罪，不由分說，登時打死。文儀令人搜檢，身上有告趙王之狀；付道：今日若非我遇見，險些誤了趙王來書。又慮包大人知覺，乃密令四名牌軍，將死屍放在籃底，上面用黃菜葉蓋之，扛去丟在河裡。正值包大人出府來，行到西門坊，坐馬不進。包公喚過左右牌軍逗：「這馬有三不走：御駕上街不走；皇后、皇太子上街不走；有屈死冤魂不走。」便差張龍、趙虎去茶坊、酒店打聽一遭。張、趙領命。回報：「小巷有四個牌軍抬一筐黃菜葉，在那裡趨避。」包公令捉來問之。牌軍稟道：「適孫老爺出街，見我四人不該將黃菜葉堆在街上，每人責了十板，令我等抬去河裡丟了。」包公疑有緣故，乃道：「我夫人有病，正想黃菜葉吃。可抬入我府中來。」牌軍驚懼，只得抬進府裡，各賞牌軍，吩咐：「休使外人知道來取笑，包公買黃菜葉與夫人吃。」牌軍拜謝而去。包公令揭開菜葉視之，內有一屍。因思：此人必是被孫文儀所害，令獄卒且停在西牢。

且說那張院公抱著師金保等師馬都不來，逕往府前去尋，見開封府門首有屈鼓，張院公遂上前連打三下，守軍報知包公。

包公吩咐：「不許驚他，可領進來。」守軍領命，引張院公到廳前。包公問：「所訴何事？」張院公逐一從頭將師家受屈事情說得明白。包公又問：「這五歲孩兒如何走脫？」張院公道：「因為思母啼哭，領出買糕與他吃，得以逃得性命。」包公問：「師馬都何在？」張院公道：「他起早來告狀，並無消息。」

包公知其故，便著張院公去西牢看驗死屍，張院公看見是師馬都，放聲大哭。包公沉吟半晌，即令備馬到城隍廟來，當神祝道：「限今夜三更，要放師馬都還魂。」祝罷而回。也是師馬都命不該死，果是三更復甦。次日，獄卒報知包公，喚出廳前問之，師馬都哭訴被孫文儀打死情由。包公吩咐只在府裡伺候，思量要賺趙王來東京，心生一計，詐病在牀，不出堂數日。

那日，仁宗知道了，即差御院醫官來診視。包夫人道：「大尹病得昏沉，怕生人氣，免見罷。」醫官道：「可將金針插在臂膊上，我在外面診視，即知其症。」夫人將針插在屏風上，醫官診之，脈全不動，急離府奏知去了。包公與夫人議道：「我便詐死了，待聖上問我臨死時曾有什事吩咐，只道：『惟薦西京趙王為官清正，可任開封府之職。』」次日，夫人將印綬入朝，哭奏其事，文武盡皆歎息。仁宗道：「既死時薦御弟可任開封府之職，當遣使臣前往迎取趙王。」一面降敕差韓、王二大臣御祭包大尹，是時使命領敕旨前往河南。進趙王府宣讀聖旨已畢，趙王聽了，甚是歡喜，即點起船隻，收拾上任。不覺數日，到東京入朝。仁宗道：「包文正臨死薦你，今朕重封官職，照依他的行事。」趙王謝恩而出。次日，與孫文儀擺列鑾駕，十分整齊，進開封府上任。行過南街，百姓懼怕，各各關門。趙王在馬上發怒道：「你這百姓好沒道理，今隨我來的牌軍在路上日久，欠缺盤纏，人家各要出綾錦一匹。」家家戶戶搶奪一空。趙王到府，看見堂上立著長幡，左右稟道：「是包大尹棺木尚未出殯。」趙王怒道：「我選吉日上任，如何不出殯？」

張龍、趙虎報與包公。包公吩咐二人準備刑具伺候，乃令夫人出堂見趙王說知，尚有半月方出殯。趙王聽了，怒罵包夫人不識方便，罵不絕口。旁邊轉過包公，大喝聲：「認得包黑子否？」趙王愕然。包公即喚過張龍、趙虎，將府門關上。把趙王拿下，監於西牢，孫文儀監於東牢。次日升堂，將棺木抬出焚了，東、西牢取出趙王、孫文儀兩個跪在階下，兩邊列著二十四名無情漢，將出三十六般法物，持起聖旨牌，當廳取過師馬都來證，將狀念與趙王聽了。趙王尚不肯招，包公喝令極刑拷問。趙王受刑不過，只得招出謀奪劉都賽殺害師家滿門情由。

次及孫文儀，亦難抵諱，招出打死師馬都情弊。包公疊成文案，擬定罪名，親領劊子手押出趙王、孫文儀到法場處斬。次日，上朝奏知，仁宗撫慰之道：「朕聞卿死，憂悶累日。今知卿蓋為此事詐死，御弟及孫文儀擬罪允當，朕何疑焉。」

包公既退，發遣師馬都寧家；劉都賽仍轉師家守服；將趙王家屬發遣為民，金銀器物，一半入庫，一半給賞張院公，以其有義能報主冤也。